

紫褐色的瞬间

袁政谦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鹰头鸟丛书

袁政谦 著

紫褐色的瞬间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陈茂荣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施德端

紫褐色的瞬间

袁政谦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00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1-02763-3/I·326 定价: 4.50元



作者简介

袁政谦，一九五二年生于贵阳。一九六八年初毕业后到贵州农村插队。七三年以后当过工人和机关干部。八二年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现在《花溪》文学月刊任编辑。

序

戴明贤

对于袁政谦，先是读他的小说，觉得体情察物很细致，笔力也足以副之。后来认识了本人，发现他比我还拙于言辞。再以后成了一个部门的同事，接触日多，知道他就是这样：静静地听、细细地看、深深地想，然后给笔不给嘴。他当过知青，后来回城当工人，后来调到机关坐办公室。这些生活是他创作的源头，所以他的小说总是写农民、市民、小公务员这三类人，所以总能写得有浓浓的生活气息。

“五四”以来的几代中国作家，受俄罗斯文学影响者很多。政谦虽然年轻，似乎也属此列。他的小说多写生活底层那些卑微但不卑贱的小人物，写他们之间那份相濡以沫的生存方式。比如一个女知青眼中的乡下绯色事件，两个历尽劫波的老人萍水相逢的闲话，行色匆匆的女旅人转弯抹角地打听被自己遗弃在穷乡僻壤的恋人，大病初愈的老农妇想起要看看省城，等等。作者不回避生活的严酷，但并不因此而剑拔弩张，作品散发出醇厚的人情味，而毫无感伤气息。有很多冷隽，少许调侃，这后面又分明透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

笑。这些都使我联想起契诃夫。现代文学，离契诃夫越来越远了，古典作家们那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已被视为陈腐和落伍。其实这种情怀正是作家创造的心源，尽管他是出之以不动声色或嘻笑怒骂。我想，如果没有这么点东西，老百姓才不会需要作家哩。

越往后，政谦小说里的温馨越少，多起来的却是揶揄了。他总是忠于自己的生活和体验的，生活变了，社会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新楼》就是这一变的既写实又象征的写照。退休女教师从多年住惯的封闭大社会中的敞开小世界——杂居大院，迁入如今开放大社会中的封闭小世界——公寓宿舍，一切开始变化，整个价值观念倒了个。邻里形同陌路，关心引起猜疑，旧一代的睦邻美德在新一代眼中成为讨嫌的怪癖。以此为开端，作者的视野开阔起来，观察和思索深沉下去。幽默感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然而那丝微笑越更苦涩了。他善于发现、选择和使用细节，使各色人物活灵活现，使平淡故事饶有趣味，使细致笔触毫不沉闷。闲极无聊的小公务员们种种猥琐而又微妙的矛盾，市民中形形色色的闹剧，老外和国人之间的“鹅案”，都教我们忍俊不禁，又令我们不得不思索是什么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这种艺术力量在于，政谦几乎所有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其实都并非真正的主角，他们后面还有一个更顽强、更活跃、更难以战胜的角色，那就是有人称之为习惯势力，有人称之为历史积淀，有人称之为文化背景，而鲁迅称之为国民性的东西，这个庞然大物才是政谦小说的真正主角。它无处不在，左右着各色各类人们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言论行止。读《紫褐色的瞬间》，读《惯性的力量》，特别是读《得

儿》，我分明感到这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芸芸众生后面，好像一堵乌云，让苦笑凝在嘴角，叫呼吸变得沉重，想起鲁迅所发的宏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还需要若干代作家和国人的努力吧。政谦这本书，当然更只是他的第一个足印。祝政谦勇猛精进！

致读者	(1)
序	(15)
第一章 我	(31)
第二章 客	(75)
第三章 桥	(111)
第四章 性的力量	(153)
第五章 道德	(117)
第六章 悲剧的喜剧	(180)
第七章 无名者的故事	(148)
第八章 斗争	(162)
第九章 死亡	(182)
第十章 悲剧的喜剧 (中篇)	(203)
第十一章 悲剧	(247)
第十二章 悲剧	(270)
第十三章 悲剧 (中篇)	(281)

内 容 提 要

这部反映都市和农村生活的小说集，塑造了不少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敏锐的笔触直插人的内心深处，准确而深入地刻划出人物心理轨迹，剖析了生活中某些深层的东西，使小说有了隽永的意味和较深的内蕴。

目 录

序.....	戴明贤
搭班车来的女人.....	(1)
月光.....	(13)
秋日.....	(63)
顾客.....	(78)
新楼.....	(91)
惯性的力量.....	(104)
烦恼.....	(117)
戒烟的故事.....	(130)
找不到名字的故事.....	(145)
无奇.....	(162)
得儿.....	(188)
紫褐色的瞬间 (中篇)	(203)
瘸腿.....	(247)
花桥.....	(270)
飘逝 (中篇)	(281)

搭班车来的女人

临近正午的时候，一辆漆成红黄两色、玻璃和镀铬的部件闪着耀眼光束的班车，慢吞吞地爬上长长的斜坡驶近集镇。不久，它在镇口停住，抛下几个乘客，又重新启动，不慌不忙地开走了……

这是八月中的一天，炎阳高挂，酷暑蒸人。被班车搅动的气流很快平静下来，飞扬了一阵的尘土不久也就消散，空气又恢复了原先的凝重与洁净。不是赶场天，加上又是这样的时辰和天气，这个小小的集镇显得寂寥。

下车的几个人很快就分散了——有个人没有上街就走上那条通向附近村寨的田间小道；有个人在街口不远的地方拐进一条狭窄的岔巷；接着又有人消失在一间年代久远因而稍许有些歪斜的木宅的门扉里……最后，乘客中只剩下那个提着一只浅咖啡色人造革手提包，戴一顶宽边白布遮阳帽的女人，迈着似乎略显迟疑的步子，走在那条铺满了灼热的阳光和尘土的小街上。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是从大城市来的。这是个大约

三十七八岁的女人，个子中上，身上那件十分合体的白色短袖衬衫，以及那条挺括的浅灰色长裤，都使人更加觉得她那苗条的身材是一种天赋而不是刻意的保养——就跟那些豆蔻年华的姑娘一样。不过，要比较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特别是中青年人——的年龄，更重要的当然要看她（或他）的脸。而这个女人的年龄也是通过她那微微汗湿的面庞显示出来的。她那张椭圆形的、带着些许风尘的脸，因为阳光和燥热而略显发红，皮肤已经不那么光润柔滑，在端正的鼻翼两侧，布着那种到了一定年龄才隐隐出现的浅淡的斑点，而眼角却已经明显地看得见有一簇从那里延伸开来的细纹。不过，看着她那双眼睛，人们还是很容易想见它们10年或20年前的那种明媚动人，而她一定也曾为自己的眼睛感到自豪……但是现在，她却把头上那顶雪白的宽边遮阳帽戴得很低，几乎就要压齐眉梢；这样，如果她稍稍把头埋下一点，别人就看不见她的眼睛。而她呢，从刚下车起，就注意着她周围的一切，仿佛在寻找什么，希望自己有所发现，又仿佛要避开什么，留神自己不被察觉。在正午炙人的阳光下，她的步子显然是太缓慢了……

集镇的一边是插满稻秧的绿油油的田坝，一边是在烈日下显得格外静穆的青山。从县城那边过来的小公路穿过集镇。路道两边挤着的大都是木房。有意涂抹的红土和无意中盖上的灰尘，再加上日晒雨淋奇妙的调和，使这些木房呈现出一种斑驳的色彩……

她慢慢走着，看着街两边一户户安静的人家。大概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人们都上坡下田去了，这些人家大都关闭门户，只有神情烦闷的狗懒懒地卧在阴凉处，在她走过时无

精打采地望她一眼。她走过一栋刚建成的、在那些瓦顶灰黑、屋壁斑驳的低矮木房的簇拥下称得上“鹤立鸡群”的三层楼砖房，这房子式样不错，还搞了外粉刷，大门右侧写着“五里场税务所”的字样。再过去的供销社也是砖房，但那是早年修建的，显得粗笨牢实。不过，它有一道很宽大的门廊，可以让过往的人们避风躲雨或是在这样的大热天里歇脚。现在，就有一个中年汉子在门廊下一辆空板车上睡得很熟。

供销社正在营业，铺板全都打开，但顾客很少。几位营业员在这种时候当然清闲：那个额发烫得弯弯的姑娘靠着柜台跟旁边一个小伙子聊天，说得眉飞色舞；一个50来岁的男营业员在招呼两个顾客，样子很殷勤，而另一个摇着蒲扇的胖胖的中年女人，却正以一种好奇的眼神打量着她，她立即扭过头，步子快起来，仿佛害怕那种直盯的、探究的眼光。

集镇上的小街很短。她继续往前，很快就要走到小街的另一端了。她的步子又渐渐慢下来。她把头稍稍偏向左面，并且埋得很低，使眼睛刚好能从帽沿下看出去。

她的左边出现一道土墙，立在路旁一条长长的石基上，墙头用红瓦盖顶。尽管她走得很慢，不久便走过了那道土墙。土墙的尽头有道大门，大门里不远的地方有一株粗大繁茂的老榆树巍然而立，像一把硕大的伞。她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学校。紧挨着土墙是个不很大的操场，除了靠街一边而外，操场的其余三边各有一幢房屋，组成了一个“门”字型。对称的两边是同样的二层楼房，一看就知道这是教室和办公室。而面对着街的是一排陈旧的平房，跟街上的房子一样早年用红土涂过，至今还隐约地残留着印迹，房

间门口有煤堆和晾着的衣物，很容易猜出这是教师宿舍。她一动不动地站着，从校门外看着这些。暑假里，教室都紧闭着，就连教师宿舍也只有不多的几间开着窗户，加上又是在这样炎热的正午时分，她眼前的这个学校阒无人影，悄没声息……

这时，一阵脚步声在她身后响起。她扭过头，慌张地朝来人看了一眼。——这是一个挑着担子匆匆赶路的老汉。就像意识到自己呆站在这里不对头似的，她又继续顺路朝前走。

接下去又是一间连一间的房舍，其中还有一个卖烟酒的小杂货店。再走，就到街口了。

她还是一直往前。近旁出现了一块块的水田，有两只鹭鸶正立在一条田埂上，远处横亘着翠绿与灰白相间的山岗，——翠绿的是灌木丛，灰白是岩石。再往前走，就要爬坡了。从这里看去，田畦一块比一块高；公路也渐渐拱起，越升越高，到了坡顶，终于跟没有一朵云彩的灰蓝色的天空毗连在一起……

她转身往回走，走得很快。当快要走近那个学校时，步子又逐渐慢下来。经过校门时她停了一下，往里看了看，又沉思了片刻，终于还是走过去了。

现在，她不再注意周围。她埋着头不快不慢地走着，半高跟的黑色皮凉鞋踩在干燥硬实的路道上发出轻微的咯咯声。当她无意中抬头看见前面不远处的那个供销社时，就站住了。她抬手看看表，轻轻地吁出一口气。她把帽子往上推了推，用手巾揩着脸上的汗水，茫然地四下张望着。

她看了看街对面一家冷清的小饭馆，又看了看小饭馆旁边一个撑着遮阳布的摊子，——那里有茶水和什么看不清的

吃食。在稍加斟酌之后，她朝那个小摊走去。

这是个卖冷茶和凉粉的摊子，由一个30来岁的女人照管。这女人有着一张圆胖而和善的脸，结实的身上穿着一件绿底白花的衬衫，显得干净利索。摊子是用两张洗刷得发白的小方桌相拼而成的，桌上的碗碟用纱布盖着。

女人正在给一只布鞋上底，见她走拢，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站起来，拉过一张小凳让她坐。她谢了她，坐下来。

“来杯茶水。”她一边说，一边把遮阳帽取下来。

卖东西的女人从纱布下面拿出一只瓷碗，提起那把圆肚子的大陶壶，把清冽的琥珀色茶水倒进碗里，双手端给她。

“多谢了。”她接过碗后立刻喝了一口，抿抿嘴，又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碗。

“这天气热死人，20多天没有下雨了……”摆摊子的女人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她。

她仰头看看遮阳布，一只手拿起帽子扇着。“是呐，真热。”她说。她重新端起碗，一口一口地把茶水喝完。

“这茶水味道好。”她把空碗递给卖东西的女人。这个和善的女人跟她的凉茶似乎使她平静了一点。

“是自家焙的土茶……”那女人听见夸她的茶味好显得很高兴，“再喝一碗？”

“够了……”

“那么，大姐吃一碗凉粉吧，今天刚做的，碗筷都干净，佐料也齐全……”摆摊子的女人殷切地说。那样的口气可能差不多的人都不忍拒绝。

她不由抿嘴一笑，继而点点头。这使得她的脸比先前开朗些了。

女人立刻忙碌起来。“大姐要点辣椒吗？”她问道。

“要的，你们这些地方的辣椒很香。”她说。

“你晓得？”卖东西的女人抬起头，“大姐以前来过？”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的脸上露出一种窘迫的神情，迟疑了片刻才答道：“好多年了……来过一次。”

卖东西的女人又抬头看看她。她垂下眼睛，又用帽子扇起风来。

那女人双手把撒着切得很碎的葱、姜等佐料，并浇上一些深红色辣椒油的凉粉递给她。“大姐是从省城来的吧？”她问道。但不等回答又说，“我看得出你是的，还有你的口音……”她淡淡地一笑。

似乎是好奇心还没有满足，卖东西的女人接着又问：“大姐来这边有事？”

她猛然抬起头。但是，那女人并没有看着她，她又拿起她的布鞋，正在理着针线。

“到县城出差……事情办完了，就下乡看看……”她回答。

“这种小地方有什么好看的……”那女人有些不理解地说，不过，现在她对她手中那双没做完的布鞋更用心了。

她们好一阵没有说话。她慢慢地，几乎没有声音地吃着凉粉，摆摊子的女人则麻利地干着她的事情，抽针拉线时发出窸窣的声响。

“大姐是搭班车来的？”后来，那女人又问。

“嗯”。

“等一阵还搭班车回县城？”

“嗯。”她又应了一声。她的眼睛里隐隐露出了一种紧张

的盘算和犹豫不定的神情。

“哦，你认不认得那边中学里的李秋民……李老师？”她低着头吃凉粉。她的话就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咋不认得！”女人看看她，“巴掌大的地方，哪个认不得哪个！……你也认得李老师？”

“不……”她连忙否认，马上又改口道：“也算认得——听人家说过……”

“你咋不去他那里？他也是从你们省城来的……他家住在学校，就是那排平房，从这边去的头一间……”

她没有说话。默默地把凉粉吃完，问过价钱，如数交讫。那个生意清淡的女人反倒谢了她。

“他的小孩几岁了？”她又问道。

“哪一个？……李老师？”

她点点头。

“四五岁了。是女娃儿。”

“他爱人也在这个学校？”

“不，在山后面的黄家湾，这里去有七八里路，她一来就分到黄家湾的学校，都好多年了。后来成了家，她还是愿在那边，她说在惯了，路也不算远……她姓徐，徐老师，是县城那边的人。他们两口子书教得好，对学生也好，比当爹妈的还尽心。特别那李老师，分来这方多年了，人缘好得很。今年我家大贵考取县里高中了，就是李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呢！我给他拿了点鸡蛋去，又不是哪样好东西，自家的鸡窝里捡的，就是表个心意，他硬是不肯要！……”卖东西的女人顿了一顿，用一种恭敬而又有点神秘的口气说，“听我家大贵说，报上都写文章表扬他了，去年他当上了校长，听

说前一段老师们还联名写信给上面，推他去县里当局长呢！依我说，这局长就该他去当，只是有人说，光下面的教师们要求不算数……大姐你说呢？”

她留心地听着，点点头。

“李老师在这里的十几年也不容易呐！”卖东西的女人说。“那些年搞运动，他年纪轻轻的就挨整，把他从这街上的中学撵到黄家湾那边去开个小小学班，原先有个对象在省城，也跟他吹了，说是那女的家里不同意了。哦，李老师刚刚分来那阵，那女的还来看过他一回。听说人倒是生得好。我没有见过，那阵我还没有嫁过这边来……后来，过了好几年，徐老师也分到黄家湾。她对李老师好。她比他小得多呢！……”

她突然站起身来，把帽子戴上，拿起提包。

“大姐走了？”卖东西的女人被打断了话头，惋惜而又不解地看着她，“班车还有一阵才拢呢……”

“我去那边走走。”她说。

她又埋着头在灼热的阳光下踽踽独行。没有一丝风，空气十分干燥，路边那些槐树蔫巴巴的叶片纹丝不动，使气息变得更加凝重。

她往刚才去过一次的那个方向走。路边又出现了那道长长的土墙。当她走到那个学校的大门前时，猝然站住了。

一个小女孩正从那排教师宿舍的第一个门里走出来。她费力地拉上门，走下房前的石阶，在洒满阳光的操场上一蹦一跳地跑起来。她穿着浅蓝色的针织背心和短裤，穿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她跑过操场，然后跑到右边楼房的走道上。她来到一个教室门口，扒在门上从缝隙里往里看了一阵，接